

教育薪火书系·第一辑

张履祥教育 思想解读

总策划：王建新

岳立松 邵颖涛◎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教育薪火书系·第一辑

张履祥教育 思想解读

岳立松
邵颖涛◎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履祥教育思想解读 / 岳立松, 邵颖涛著. —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8.11

(“教育薪火”书系/张斌贤主编)

ISBN 978-7-203-10573-2

I. ①张… II. ①岳… ②邵… III. ①张履祥(1611—1674)—教育思想—研究 IV. ①G40-09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33745 号

张履祥教育思想解读

著 者: 岳立松 邵颖涛

责任编辑: 张书剑

复 审: 贾 娟

终 审: 秦继华

装帧设计: 李尚斌 张国仁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4922127(传真)

天猫官网: <https://sxrmcbs.tmall.com> 电话: 0351-4922159

E - 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厂: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300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版 次: 2018 年 11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10573-2

定 价: 8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岳立松，女，1979年生，文学博士。2010年于南开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2017年于西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现为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与文化、园林文学与文化。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的研究。已出版《晚清狭邪文学与京沪文化研究》《拨开历史的迷雾：史论》等著作。在《明清小说研究》《红楼梦学刊》《新疆大学学报》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邵颖涛，1978年生，文学博士，2010年于南开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2012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出站，现为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与地理空间、佛教与唐代文学。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一项。已出版《唐代叙事文学与冥界书写研究》《穿越时空的净言：奏章》《三宝感应要略录校注》等著作，在《明清小说研究》《图书馆杂志》《湖北社会科学》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丛书顾问

(以姓氏拼音字母为序)

顾明远 裴娣娜 史宁中 宋乃庆
田正平 叶 澜 钟秉林 朱小蔓

丛书编委会

主 任：张斌贤

委 员：(以姓氏拼音字母为序)

陈时见 程斯辉 褚宏启 杜成宪
范国睿 傅维利 高宝立 郭 戈
贺国庆 侯怀银 黄甫全 郝二军
靳玉乐 贾 娟 柳海民 刘贵华
刘海峰 刘立德 刘志军 楼世洲
马晓红 马云鹏 孟繁华 戚万学
司晓宏 石 鸥 石中英 孙杰远
田慧生 涂艳国 王建新 王嘉毅
王维平 吴康宁 肖 朗 徐小洲
徐 勇 余文森 翟 博 张慧君
张民选 周洪宇 周作宇

教育薪火 传承不息(总序)

钟秉林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教育一直伴随人类的文明进程在不断发展进步,那些弥足珍贵的教育著作、教育思想、教育人物和事迹,无时无刻不在拨动着教育工作者的心弦。我们永远无法忘记那些给我们留下宝贵思想财富的教育家,他们的思想、言论和实践,依然是激励我们教育工作者前进的动力。时至今日,教育的发展与变革更成为世界各国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的重要战略。在科教兴国战略的指导下,党和国家对教育工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深刻认识到教育家对教育事业的重要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就明确提出:“创造有利条件,鼓励教师 and 校长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创新教育模式和教育方法,形成教学特色和办学风格,造就一批教育家,倡导教育家办学。”

要想成长为教育家或者在教育实践中能够起到扛鼎作用并非易事,需要我们教育工作者吸收过往教育家留下来的丰富教育营养,清晰地认识什么是真正的教育家,教育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和条件,做到融会贯通,大胆实践,自成一家。与此同时,在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普通教师同样迫切需要能够在教书育人过程中得到启迪和突破的催化剂,教育家的思想和实践是经过检验的真理,是教学启迪催化剂的最佳选择。

然而,在浩瀚的书海中,以教育家为主线、囊括中外、跨越古今、自成体系的书系并没有面世。山西的《新课程》杂志社和《现代职业教育》杂志社,在教育广袤园地上深耕多年,熟知一线教师的需求,希望为普通教师策划一套教育理论

普及读物,以使广大中小学教师能够“近距离”地接触中外历代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实践经验和办学理念,促进教育理论水平的提高,从而更好地开展教育教学实践。书系的策划人与张斌贤教授为理事长的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的夙愿不谋而合,合作编写一套大规模的、以教育家为主线的书系的想法随之形成。

策划团队把书系命名为“教育薪火”,是希望教育家的教育思想能够薪火相传,不断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教育薪火”书系拟分为三辑出版,按照中国古代、中国近现代、外国古代和外国近现代分类。第一辑共选择了一百余位中外教育家,一位教育家一本书,规模宏大,应该说能够在中国教育出版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所选教育家都是经过书系编委会认真研究、充分论证而定的,他们在教育史上有较大的影响,能够启迪或者感染教育工作者,推进教育和教学的发展。当然,其中有的教育家更为名声在外的不是在教育上,但是他们在教育上的贡献毫不逊色于其他方面的贡献,比如我们熟知的一些革命家;另外,还包括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教育家以及还没有被人们真正认识的教育家。

必须提及的是,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我国著名的教育学者顾明远教授、叶澜教授、史宁中教授、宋乃庆教授、田正平教授、裴娣娜教授和朱小蔓教授等担任书系的顾问,成立了由40位教育学界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组成的编委会,为书系的质量保驾护航。

还需提及的是,《新课程》杂志社和《现代职业教育》杂志社为物色学有专长的作者付出了巨大的辛劳。书系的作者地域和院校分布广泛,既有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师范院校的学者,也包括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河北大学、河南大学等综合大学的教师。作者以教育史专业的中青年教师为主力军,他们朝气蓬勃、时代感强,研究范围涉猎较广,能大胆地探索和怀疑,一些新的教育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为书系注入了难得的新鲜气息;他们与一线中青年教师同处一个频道,其思维模式很容易被接受。

客观而言,现在每年出版的教育类图书很多很多。一类为实践性强和操作性强的教学类图书,教师拿来就可以在课堂上使用;另一类为理论性强和学术性强的图书,印数少,流通范围小,普通教师往往望而却步。然而,教育理论只有指导教育实践才有存在的价值。在我看来,书系最具特色的价值就是秉承了教育理论通俗化这一理念,在教育理论研究者 and 普通教师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书系以教育家为主线,坚持学术性与普及性并重,用通俗化的语言,或阐述教育家的教育思想精华,或叙写教育家的精彩教育事迹和教育实践,力图“润物细无声”,让教师喜欢读,在读中提高素养,深刻理解教育家,形成自己的理论,推进“教育家办学”。

当然,书系在真实性上也颇下功夫。以史料为依据,实事求是叙述,客观全面评价,不有意拔高教育家的贡献,注重教育家闪光点的挖掘和传播,是教育家历史画卷现代版的呈现。书系成规模、系统化,学术性和可读性强,具有较强的收藏价值,非常适合各中小学图书室和大学图书馆选择配置。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为教育事业做了一件好事,张斌贤理事长请我作序,我觉得理应支持,欣然应允。

希望广大教育工作者能够认真阅读这套图书,为自己的教育职业生涯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为成长为新时期的教育家而不懈努力。

丁酉年正月于北京

(作者系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

前言

张履祥(1611—1674),字考夫,号念芝,世称杨园先生,是明末清初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本书对张履祥《初学备忘》《愿学记》《训子语》《训门人语》几部重要的教育著作加以品读和感悟,解读其人生经历,体味其教育言论,探讨其教育理念,领悟其教育思想,触摸其生命温度。

张履祥是明末清初理学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重要人物,他的理学思想承继朱子学说,被后世尊为“理学真儒”。道光五年(1825),他入祀乡贤祠。同治三年(1864),浙江巡抚左宗棠亲自题碑“大儒杨园张子之墓”。同治十年(1871),张履祥获得了从祀孔庙的荣耀。从祀孔庙是古代对儒者最尊崇的礼节,即把诸儒名流纳入孔庙,和圣人孔子一起加以祭祀,据学者统计,至民国八年(1919)孔庙从祀先儒共有156人,张履祥便是其中之一。他能享受这项荣誉,机会显然极为难得,因为他一生并没有在政治方面做出丰功伟绩,与同时代的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相比,也并未在学术上取得显赫盛名,他的姓名很长时间都被尘埃遮蔽,尤其是当代社会很少有人知道他的事迹和思想。就是这样一位终身默默无闻、隐居桐乡的人物,仅是四处坐馆授徒,却能够声名大显,成为“继往圣而开来学”的儒者。了解他的人生经历及教育著作,借此亦可管窥古之师者的生活范式以及儒者的心路历程。

张履祥这位乡间大儒,在教育思想方面提出很多真知灼见,代表了那个时代较高的水平。他亲身参与教育实践,23岁时便开始坐馆生涯,一直到生命结束时都在谆谆训诫门人,其从教的经历有效地扩大了他的思想的传播,形成杨园学派;他注重刻印典籍,曾与吕留良等刻印程朱遗书、语类及先儒遗著数十种,这对扩展教育资源和知识传播具有重要意义;他的教学理念主要是宣扬理学思想,这是古代社会常见的教育内容,但他并不空发言论,更注重知行合一,主张“学

问固重实践,然必自致知格物始”,这要比一般好清谈的腐儒更为真切。更难得的是,他遵循耕读并重的教育策略,并不像有些儒者高高在上而轻视农业,始终具有接“地气”的特征。他耕种了40余亩田地,常脚穿草鞋,头戴草帽,奔波于田间地头。他还常带领门人去修剪桑枝,园中所种各类树木也都是自己一手打理,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经验。他亲自抄录《沈氏农书》,与家人共同研读,并奉为种植依据;撰写《补农书》,如其《补农书跋》所云:“予学稼数年,咨访得失,颇识其端”^①,创作了农业教育史上的一本重要书籍。正是基于这位儒者知行并重的认知理念,基于其教育思想的重要性,故本书选摘其经典言论并加评析,以助读者从其语言文字中透视他的深邃思想。

全书共分四章,主要涉及《初学备忘》《愿学记》《训子语》《训门人语》四本书:《初学备忘》是张履祥中年时期为教育侄子、弟子而创作的一部蒙学读物;《愿学记》则是作者早年时总结学习方法和思想途径的一部著作;《训子语》是他晚年教诲儿子的修身箴语;《训门人语》是张氏门人记录先生暮年言行的一部书籍。它们集中代表张履祥不同时期的思想结晶,勾勒他的思想发展脉络,堪称张履祥教育思想的代表作。本书针对这四本书籍分章论述,每一章简要描述张履祥的相关经历及思想,突出其教育思想的特征、内涵,重视通过具体话语还原作者的思想,分析具体作品时注重品读与阐释其对当下教育的启示。

尽管我们在撰写过程中精心校核文字,认真注解疑难字句,尽可能准确地传译张履祥教育思想之要旨,但囿于学识,错谬之处在所难免,祈请读者明辨细参,不吝指教。

岳立松

^①张履祥:《补农书跋》,《杨园先生全集》(卷49),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409页。

目 录

第一章 人生经历与启蒙教育	1
第一节 张履祥的启蒙教育	2
第二节 《初学备忘》的立志鼓励	14
第三节 《初学备忘》的述学理念	20
第四节 《初学备忘》品读	25
第二章 论学之道与《愿学记》	73
第一节 乡间儒者的求道历程	75
第二节 修身治学的读书途径	80
第三节 教学理念的思想根源	86
第四节 《愿学记》品读	89
第三章 修己治人与《训子语》	151
第一节 课督二子的家庭教育	153

第二节 为人问学的道德培养	160
第三节 训导子弟的生活智慧	163
第四节 《训子语》品读	167
第四章 薪火传承与《训门人语》	225
第一节 教育启示与人生导引	227
第二节 坐馆授学与桃李天下	234
第三节 平易简约的语录风格	239
第四节 《训门人语》品读	241
参考文献	275

第一章

人生经历与启蒙教育

第一节 张履祥的启蒙教育

一、祖父的行为引导

张履祥9岁时父亲去世,致使其家贫困苦,但幸好有祖父、慈母的呵护教育使其接受了重要的启蒙教育。张履祥的祖父被称作晦庵公,未详大名。晦庵公生性豁达,虽然隐居乡里,未有功名,却颇有古君子的美德风范。传统的农民由于生活局限,都有一种只关注个人生存状态的潜意识,在以乡土农业为生存背景在古代社会,农民虽有忠厚的一面,不像市侩之徒那样势利,但他们缺乏士人“致君尧舜”“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往往“计量稼穡”,营求庄稼利益,在思想上具有与生俱来的狭隘性。然而,晦庵公却是特例,他在乡里具有仁风的君子形象。晦庵公平生心存厚道,喜好成人之美。每闻亲友间有人要做善事,便欣欣然而鼓励终成其事;一旦听说亲友间有人有损善行,遂蹙然改容,犯颜力劝他们不要继续行此恶行。这种行为秉持“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格言,彰显了古人对善恶的朴素认知。据裴松之注《三国志》引刘备留给后主刘禅的遗诏:“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此语原是刘备垂死之际规诫儿子的肺腑之语,却成为后世善恶行为的圭臬,在民众中有着重要影响。善恶观中隐藏着“理”,合于理的叫作善,乖于理的叫作恶,这些表明晦庵公有自己判断善与恶的处事标准,他具有不同于世人的思维意识,还具有实践良知的本心志意。

张履祥的祖父之所以有如此美德卓识,究其原委,与其喜读书有关。晦庵公并非传统的农夫形象,一生好学不倦,农闲之时手不释卷。读书每有不解之处,便恭敬地向当地耆儒宿学请教,洞彻心中的疑问,冰释学业上的疑窦。时间久了,居然对五经、史传、医卜、杂家之书无不通晓,俨然卓有成就。晦庵公的自学奇迹,缘于环境、天资、志趣几个方面。在桐乡这块文化土壤上,人文气息浓郁,

历代学者辈出,正如《桐乡县志·杨园瞻礼图说》所云:“地灵人杰,夫岂偶然?”^①晦庵公在学风浓厚的乡间间磨砺志向,一心向往学问之道,以自己坚贞好学志向与善恶行为准则影响儿子、孙子。张履祥的父亲张明俊,承蒙其父教养,常以“行己率由古道,存心常畏天知”自励,室中就挂此联。张明俊深谙为子之道,事亲孝顺,其孝行为世人称颂。据说他有次赴京城参加礼部省试,忽然得报母亲卧病,于是匆忙收拾行囊打算返归故里。同窗劝告其母卧病在床,尚不严重,告诫他读书人当以科考为重,岂能缺考以致放弃功名。同窗是常人的眼光、世俗的判断,假如张父听从此语,便显示不出他的独特之处,落入世俗的认知俗套。张明俊回答很明确,在功名与亲情方面,他宁肯放弃有可能金榜题名的机会,也不愿留下“子欲养而亲不在”的遗憾。然而不幸的是,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仅37岁的张明俊病逝,临终时还念念不忘高堂,嗟叹不能承欢膝下,其情令人凄然悲怆。

父亲去世时,张履祥仅有9岁,尚处懵懂无知之时,自言当时还与群儿嬉戏,不详父病内情。因为年龄尚幼,甚至未能记述父亲事迹,他对父亲的了解还是通过亲友转述而知悉的。父亲去世后,祖父怀抱年幼的张履祥,感慨“天乎哀哉!如此之幼而丧父也”。他的父亲离开人世,张履祥必须要比同龄人经受更多的困难。一般士人的家庭教育是由其父亲来完成的,父亲以社会活动和经济创收支撑家庭正常运转,一旦家庭中缺失父亲角色,母亲需要为冲破世俗眼光与应付生活压力而做出十二分的艰难努力。张履祥与其兄张履祯虽早年丧父,却幸有祖父多加护持。祖父、慈母构成了他启蒙教育的两大重心,这是众多寡母扶孤例子所无法相比的。他曾自述:“抚育教诲,出则先大父,入则先慈。自饮食立行,以及守身修业,与人交友之事,罔不有教,教罔不有泪。”换句话说,他归纳其启蒙教育受惠于祖父和母亲,得到两方面不同的指引,祖父在外开店养家,母亲在家督促学习。

张履祥自己回忆祖父、母亲以言传身教影响张氏兄弟二人:“忆大父、先慈之言语行事,或得之亲授,或得之传闻,书之于简。兢兢遵守,庶遗教日闻,犹之侍先人,以无忘寡过云耳。”中国人重视知行合一,尤其是阳明学术理论认为“一念发动处即是行”“凡谓之行者,只是着实去做这件事”。如果一个人认真思索,努

^①严辰等撰修:《光绪桐乡县志》(卷2),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78页。

力做好一件事情,那么自会掌握“知”;若此人行孝尽忠,依照仁义礼智信的原则做事,自然会进一步深入了解这些理论学识。张履祥的祖父、母亲便是通过个人行为替幼小的他确立了一个处事标准。细加分析,祖父、母亲的教育皆发自真心,在不同层面上影响着他。

祖父晦庵公以具体的行为细则影响张履祥。晦庵公虽处乡间,见识绝不浅薄无知,反心怀卓荦见解。正如上文所述“善、恶”认知一样,晦庵公有自己判断事情的价值标准,他曾教诲孙子曰:“凡做事,无大小,一揆之理、义、情,庶几无失。”^①意思就是说无论大小事情,都应当以理、义、情来审度。这既体现晦庵公处事谨慎,力求完满解决事情,不愿意草率行事,凡事皆以多重标准细加权衡,亦显示他强调理、义、情,有一套合适的处事标准。理是事理,是潜在的规律,“慎观终始,审察事理”是一种源自客观的僵硬套话,而情以温和方式弥补了偏重理的缺憾,从主观私情出发强调感情的作用。如果仅仅有情、理,沿袭的是中庸之道的传统套数,不过是不偏不倚的陈词旧论,乏善可陈。可晦庵公还列出“义”,为情理组合增添道德色彩,在僵硬事理、温和人情间注重合宜的道德、行为。义具有道德准则的引导性,故晦庵公的处事原则倾向于道德层面,这与其励善诫恶心理一脉相承。这种处事之道,迥异于圆滑、老成的行迹,更富有一种温情脉脉的人性魅力,教诲子孙向善求义。

晦庵公以祖父的威严加强了家庭行为规范的约束力。他严肃地告诫孙子“愚而不学则益其愚,智而不学则失其智。汝毋荒嬉不读书,如吾非有所为,然一刻离书策不得”,以自己好学的经验劝勉二孙。张氏兄弟在祖父的教诲下,不敢有丝毫疏忽,“贫而失学有焉,大过则不敢出也”^②。祖父的德范嘉行对他们影响较深,规诫他们注意个人的行为。祖孙的人生轨迹有相似之处,皆终老乡里,尽管祖父不像张履祥学有所成,却以个人的道德品质渗透到孙儿幼小的灵魂里,影响一位学者的成长,从这个意义上可谓“家风未堕”。

尽管祖父给予孙儿一定的关爱,也努力教育孙儿,但依然无法和父亲相比,

①张履祥:《先世遗事》,《杨园先生全集》(卷21),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631页。

②张履祥:《愿学记一》,《杨园先生全集》(卷26),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728页。

这种情形成为张履祥的人生缺憾。

二、慈母的激励启示

张履祥之母多以劝慰、鼓励的方式激励儿子，是一位称职的贤明母亲。张母姓沈，先生尊称沈孺人。“孺人”本是封建时代对士大夫妻子的称呼，明清时七品官的母亲或妻子都能得此封号，张履祥一生未仕，他在文章中将母亲尊称作沈孺人，流露出对母亲的敬爱。对于沈氏身世的记载极少，这是旧时妇女形象的缩影之一，她们往往被历史所淹没，即使曾在历史长空中划过一道灿烂的光芒，也终将消逝得无影无踪，在史籍中找不到多少残留的痕迹。张履祥虽对其母感恩戴德，亦未曾详细记录其母家世信息，从其教化二子的情况来看，她绝非目不识丁的农家女子，而是接受过一定的文化教育。《上母舅书》透露先生舅家的些许信息，沈家居于桐乡钱店渡，并非豪门大户，是从先生外祖父辈才发家的，这就是他所言的“先外王考妣勤劳起家”。到其舅父时，家境衰微，资产已“十亡八九”，但依然有钱延请先生，张履祥在天启元年（1621）便曾前往舅家从馆学先生陆时雍求学。沈孺人生长于衣食无忧的普通家庭中，要比碌碌无为的农家女子幸运得多，略通文书，亦勤修女工，既有内秀，亦有外能。

因此在丈夫早逝之后，沈氏有能力担负重要的家庭职责，以自己的方式教育二子一女。张家原本并不富裕，张履祥父亲九芝公遽然而逝，家境日益贫窘。为了应付一家的日常开销，年迈的晦庵公在炉镇开了一间小店，不得不“锱铢必较”，谋求蝇头小利，而沈氏则纺绩以供家用，陪伴儿女。沈氏勤劳持家，“束脩诸费，惟蚕绩是赖，纺木棉，夜分不寐”，一心供养履祥、履祯二子读书习业。对这个耕读世家而言，生存并不是唯一目的，学业方是育子之本。沈氏深知想要二子出人头地，想要承继家风、续亡夫未尽遗志、取悦家翁心意，就得咬紧牙关，竭尽全力供养二子读书。读书是农家子弟翻身的唯一途径，古往今来有多少人在这条路上努力向前，全然不知后退。

沈氏在丈夫死后备尝人世酸辛，满怀寡居育子却无处诉苦的一腹愁绪，无从宣泄内心苦楚，只好常向子女哭述曰：“人惟此志。孔子、孟子亦只孔、孟两家无父之子，惟有志向上，便做到大圣大贤。汝若不能读书继志，而父九原安得瞑